口述人：邹金萍（女，1941年出生，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商店镇邹家村人）

采访人：邹雪平（女，1985年出生，草场地工作站驻站者）

采访时间：2010年3月4日，2011年2月15日

采访地点：邹家村，邹金萍家



采访人笔记：

我第二次采访老姑是在2011年的冬天，那天我是去给她送照片的，她留我玩。看着她的挽留，我就坐着和她聊了起来。我们聊着聊着又说起“三年饥荒”的经历，见她善谈。我赶紧把摄像机打开，让她坐好。故事源源不断的讲了出来。

她讲述故事特别清晰，她说永远记得那些苦日子。这次她足足坐在我的镜头面前讲了一个多小时。她讲述的表情上气不接下气的，感觉心里有很多要倾诉的话一样。我坐在她面前认真听着每段故事。大半个小时，我没插一句话，整理完她的口述，才清楚的知道她讲述了这么多的细节，我目瞪口呆看着这些记忆的碎片，才认识这位老姑。

**口述正文：**

**去辛村挑沟**

五八年那一年，要去辛村挑沟，咱那时不挑沟不行，到了年龄了，我那个时候十八。俺到那里吃啥呢，就是捡着黑地瓜干子，带着萝卜秧子拉着去那里住。我走了三天，在那里挑沟受那个罪。说给你不信，才上来十二月，才上来就下小雨，到以后就刮雪夜。你说那个辛村又高而不平，这边是苇湾，那边就是湾，当中是个道。你说到末后那个下雨下雪，道上滑溜啊，哎呦，好赖的我没有掉在湾里。那个长顺的姐，她和我同岁，她也掉在了湾里。还有莲爱姑也掉在湾里，狼哭夜叫了一晚上，都水水啦啦的。到那里好赖的脱下裤来，钻在被里这么着安稳了，弄到天老么久。放假了也弄到时候了，不让家来，在地里靠那个时间。

在那里待了三天，俺临去的时候那个道，好像是在王连玉村走的，道老么好。还有莲爱姑，她家里也没有人，三口人，那是长曾爷爷和长曾奶奶，莲爱姑比我大一岁，她也去了。待了三天，我说：“莲爱姑，咱家去看看的吧？”俺长曾爷爷和长曾奶奶比俺娘和俺爹年轻点，人家能跑啊，你看看俺家，一个躺着拉不下屎来，一个光跑茅子（厕所），咱家去看看的吧。她说家去看看就家去看看。人家不放假，请假不挨训嘛，你家去，人家都家去的话，这里的活还干不？我说黑夜里咱早起，咱再早点回来，训就训吧，训的话咱也得家去看看，就这样。

鸡叫起来就爬起来，叫起两三个人，就这么着走的。你说走到道上，白浆浆的净些水，就高低过不来，这个咋办？我们都走到这里了，莲爱姑说，咱就顺着那个幸福沟，这个沟是通到辛家店，咱跑到辛家店，顺着这个沟回去。你说倒回来又跑，出来太阳，你说刮那个大风啊，顶的就吼吼的往那里跑。到以后碰到你老黑姥爷，他不知道是使着车还是咋着，人家上边拉着东西，还拉着你嘛。我说，哎呦，那不是万家集村老黑吗。莲爱姑说，看着像，那一回碰到他。

临家来就这么跑了家来。看看老头子，给他们挑了点水。到以后回去，人家就是指着额头数到我啊，简直说那个滋味着实不好受了。我说数到就数到吧，咱回家看了看挑点水，可让俺爹俺娘烧点吃。

**藏着小锅煮东西吃**

到了过年春天，真挨饿了，家里一点粮食都没啥吃，去地里找那个棉花羽，“刮风”刮得那个棉花羽，还有以前扔的那个破地瓜，过了年它不坏了嘛！就拾了那个，还有破棉花，棉花上还有种子还有瓤子，弄那个洋货就弹啊，弹了以后，掺上坏地瓜搁在碾上压，压完回来了，家里还没有柴火，没有柴火咋办？就在场边边上，那时候就是点柴火也没有，就这么干净，拾了一点，那时候锅也没有，都拿去炼钢了，我还有个小锅，藏着没让人家看见，看见了翻了去就是要铁多少，要铜多少，那时候乱七八糟的铁都给你拿去，家里啥也没有，我藏着那个小锅，放在哪里藏着呢，就是在屋跟底下刨了一个窝，埋在下边。

俺拿出那个小锅来，在这里拾点柴火，在那里拾点柴火，就是弹得那个棉花种，还有那个破地瓜，这么放在一块，还有以前场院里剩下点柴火底子，我就拿回来，拿回来就用箩子就这么担担，然后就把弹得棉花种，还有坏地瓜、糠，用洋货点着，以前弹得棉花也弹得不好，用手搓错，再搁在碾上压，拾点柴火，放在锅里再堡，堡了吃，不熟啊，你别看吃。

**俺去铡草饿得爬不起来**

五八年那年真是挨饿了，那不是没啥吃没啥喝的，你说吃啥啊！过了年春天，咱这个村里就是一头黄牛，死了人就搁在那个托跋（托子）上托，指着这个牛往外拖。你说咱不是疼的慌嘛，人饿的那个样，你西官老姑那个大伯要铡草，找人铡草找不到。我说我去铡的吧，二月，还不是二月，是过年正月，还没出去正月。还有西头那个栓令的媳妇，就是玉国他娘，俺俩个人。你西官老姑她大伯就采那个棒子叶，是好采嘛！棒子秸都刮得没了叶，好赖的给牲畜扎点草，整个村里就一个牛了，我铡了几下不使得慌嘛！早上就吃那样的小饼子。

刚才说了，饼子就是搁上那个坏地瓜，用洋货弹得那个棉花种做的，我吃了也不愿意跑。俺屋这边不是有个沟嘛，大沟，沟那边有个场院屋子，我说使得慌倒在沟沿上歇歇，眯着了。哎呦，我醒了晕的不能跑了，脸黄黄的，我好赖的在沟沿爬起来，爬也爬不起来。想着家里还有病的爹和娘，一个拉不下屎来，一个吃了东西不消化。

好赖的爬起来掐着肚子晕呼呼的，村西头那个山根的妹妹冬娥看见我。她嫁到二宝孙村了，俺们小时老在一块玩。我说：冬娥，我不行了，完了，我咋不能跑了，头昏昏的。那时候你西堂爷爷没在家，他在大么王村。她说我去大么王村叫俺西堂哥吧。你西堂爷爷回来了，他那时在大么王村刨窖窝。他去王洪祥伯伯家买了点药，吃了就这么着好的。俺这是大命的，你说那时候长病，哭都拿不上音来，我那时好了还和现在一样吗。

**盼着分粮食，没分，恼了跳了井**

我从一生日多跟在这里，从入了社是一年不如一年，那时候光闹，也不怨队里，就怨形势。到以后，二月挨饿，上地瓜匟，都饿得那个样的，那一年还有俺爹，就是挨饿的那一年，就是盼着分地瓜，也不是分破地瓜，那时候拣的好的就放在炕上，地瓜蔓、地瓜头头子就成了好的，盼着去分的。

这里俺爹，拖着一个胳膊，上那个麦根子剁上，拿了点麦根子。那时候就是盼着分点吃的，到以后也没给。那一回我恼了，跳了井，也没死，你西官老姑去茅子里（厕所），正好看见我，熬过来真是老不容易了。

**俺老官王村那一家人妻离子散**

你说我跟在这里，老官王村的俺爹俺娘也不省心。这里俺爹俺娘要我来，这里又没有姊妹们，又没有亲的。这里俺娘就说，你那的爹娘还年轻，姊妹们又多，我要是死了，你连个亲人也没有。那里俺爹在生产队里干社长，那时候弄到阳信去，吹这里存着粮食，那里存着棉花。他光那么说，到哪里去拿那些粮食，在那里被人当人质，跪砖，之后不是担架抬回来的嘛！

那时候家里还有三个兄弟，两个姐已经嫁了，大兄弟十七八，二兄弟十五，还有一个小兄弟七八岁。你说那时候挨饿咋办，就把小兄弟给了屋后边的福利家，他家有四个闺女，把俺兄弟给他，在那里算是老大，让他招洋老（当上门女婿），（他）就拿着那个兄弟猪狗不当，让他磨豆腐，做这个做那个的。俺一看俺那个兄弟待不了，就这么着俺又去了惠民，在那里给他找了个主跟着人家。

老官王家俺娘，弟兄四个，她数老大，老大可是分的是老房子，正赶上五八年挨饿，人家下雨都往屋里跑，她往外跑。俺兄弟才十七八岁、七八岁，连点柴火都没有，去哪里修房子。这咋办啊，就是这样往外跑，家里还有一间北屋，一间小西屋，舍了俺那个大兄弟在家，俺娘不是又改嫁到小司村嘛！她带着俺那个小兄弟去了五年，俺娘就没出外门，又挂牵俺二兄弟，又挂牵常驻、老胖。

俺那个大兄弟叫老胖，成天哭，俺娘走了五年他就死了，他死的那一年是五十九。俺这一家人，七个，大姐、二姐嫁了，小兄弟在小司家，二兄弟在惠民，舍下大兄弟在家里，住那一间屋，也没啥吃也没啥住，这是俺老官王家那一家子。我说，那时候哭都拿不上音来，治的俺爹回来的就说胡话，那个时候五八年，他跟你三奶奶的姐夫一年死的，之后就妻离子散了，我说照实了不得了。

**为吃的和丈夫打架**

这一段落还有俺爹。你西堂爷爷他和西庄村的春贺、砸死的洪莱，他们都是这大队那大队的弄地瓜干。我和春贺的媳妇去西庄村压地瓜蔓，她说金萍姑，你是不挨饿。我说俺咋不挨饿，要是不挨饿的话，俺爹和俺娘还饿的这么样嘛。她说俺没挨饿，我说你咋不挨饿？她说春贺从口袋里装点地瓜干家去。

那时候队里有黄茎菜和地瓜面，就是人家拉来的，把黄茎菜搓搓蒸成饼子，你西堂爷爷就在大队里吃这个。她说春贺一天给俺省两三个饼子回来，也装点地瓜干回来。你西堂爷爷回来，我真一下子烦了，你看人家对娘们孩子，你看俺家里三口子一遍遍的快饿死了，他就不知道省点回来吗？有时候我给他叠被看到棒子仁，还用说他在那里玩炒棒子花吃，实际俺不寻思这个。

那个时候把人也饿傻了，到晚上他家来了，我说你家来兴宿（过夜），这里还是你的家吗？你哪里吃的饱，哪里吃的好，你就上哪里去，你别上这里来兴宿（过夜）。俺俩个人不吵嘛，我和他说春贺媳妇说的那些事，三吵两吵就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以后，我唔得一下把他的被给扔了出去。

他到了第三日，拿回来个半饼子回来，一个零一块。那时候在那个北屋里，他也没说给我，也没说给那个老头子老娘子，就拽在那个桌子上了。你说小平，穷人没有志气。你说要是现在挨饿的话，沾一吵也把吃的撇（扔）了出去。他说省了一块给了俺爹一块，给了俺娘一块，我还吃了一块，三个人一个人一块。你说俺爹吃这块饼子比点心还好吃。

这么着，从那一回气的我们俩打仗，你看俺娘还寻思生活和早一样。那里俺娘以为俺长病来看我，不能跑脸较黄黄，俺娘说这个闺女不长好病，饿得连点血丝也没有，她这不是饿糊涂了嘛。她拿来干粮看我，还是你西堂爷爷拿去的干粮，她那时来看我。哎呦，气的我说，从那个时候你西堂爷爷好点，我不也哭也骂也吵嘛，我还让你上来兴宿（过夜），你不把俺家人当啥。从那时他好点了，那个老娘子养到她八月里，那时候就不怎么挨饿了，下来粮食了，气的我说可了不得。这不是整个的那一年嘛。

**俺爹二月饿死**

俺爹到了二月挨饿就死了，那时候饿的都不愿意动弹。树林他娘上俺家，俺们都在北屋里躺在那里住，她家破罐子也没有，上俺家要罐子提水。到以后俺不愿意动弹，她说你起来吧。我睁了睁眼。俺那个窗户台就在院子里，从这边拐过去，看看也没有人。到以后又说让我起来，我看了看没有人，心想起来吧。

那个时候你西堂爷爷走了，他去了大么王村。我起来刚提上裤溜下炕沿来。我叫她二嫂，她去了说，平妹妹给你罐子。我说你使吧。她说不使了。她一歪脖子，她说平妹妹，大爷咋着了？看着他往外伸胳膊伸腿的。我说咋着啊，昨天晚上说话还好好的。我看了看就叫不作声。你说把人多么的饿傻了，在盆里有这么高高的地瓜面子，你说给他熬点粥也行啊。我还掺上榆面，他不是拉不下屎来，这么样拉屎滑溜。俺娘倒在这边，我说你看看你，俺爹这么样你也不管。她说我没看见，实际上人也饿傻了。

到以后，俺爹死了，我那时才二十，俺不慌慌张张的找人给他穿衣裳嘛！俺去找树亮他大伯，他说，我个人还顾不上命，还给你爹穿衣裳。你看，听到这个滋味多么的不好受。那时真是这么样，那些爷们眼珠都饿得发蓝了，之后也没找到穿衣裳的，家里只有我个人，咋办啊？

我说娘们好说话，我就叫了钢头婶子。我说钢头婶子，不管男的好，还是女的好，咱帮他穿上吧，破大棉袄，破衣裳，这还要往外架，咋办？我又叫了金田他娘，俺三个人给俺爹穿上衣裳。

育才叔那个人不孬，人家还跑了来，好赖的弄个门，现在有树秸，以前哪有，把他驾到上面，他说有纸没。现在有烧纸，以前哪有烧纸。不知道他在哪个墙上撕了个破画，把画当烧纸，就烧了。这个门呢，就让他躺在那里。在大么王村叫来你西堂爷爷，叫了一帮人来，把箱投开，把他架到里头，就这样把俺爹埋了。

**俺娘活到八月**

到以后俺爹死了，我心里不好受，还有俺娘呢。那时候这么一顿有一碗粘粥，就那样的粘粥水。我就到了长州哥家，我在那里不哭嘛，俺爹都死了，可得让俺娘有这口气。到时候进了大门叫叫有个喘气的，心里可痛快点啊。你说这好赖家里啥也没有，这咋办啊，可不能再饿死她啊。

那时候长州伯当干部，树亮家屋里有地瓜干，都不敢分不敢摸，反正是摸着点的。实际上他饿得也不轻，净些苦地瓜干子，这么着吧。长州哥收了一小簸箕，你说那时候一小簸箕面子比现在啥东西都值钱为贵，这么样给了一簸箕地瓜面子，好赖的给这个老娘子幹点汤，烙点地瓜面子饼，好赖的拾点柴火。俺顶死也没忘了人家。养到八月下来粮食，吃的多点了，俺娘就死了。她那个时候都有了病了，哎呀，这不是一步步的一年死了两口子。

**金陵媳妇饿傻了，偷东西**

西头金陵的媳妇，她已经嫁人家，金陵还活着，他的娘们那不是饿傻了，把孩子扔到雪里，那个儿子都会跑了，他拽在雪了。德全的叔叫家舍，他是个光棍，没有人，他去金陵家，听见孩子哭，从雪里把孩子扒拉出来，把孩子暖和缓过来，不知咋的又把孩子扔在里面，早晚那个孩子死了。

她还偷东西，这不是说俺三个人在那里铡草，我躺在沟沿上，培林嫂子回家不知去干什么去了，一会老金贺家，她家不怎么挨饿，金贺还在五零一厂里，他多少的挣个钱。金陵媳妇上人家家里偷出一管子面来，还有好几个鸡蛋，搬着就回家了，金贺他姑那时候在这里坐娘家，一看门怎么抬开了，还问这个问那个的。有的说我看见西头那个金陵家搬着东西，上面盖着蓝布衫。（金贺家）上她家去翻，她搁在蒿子（木头柜子）里，好赖的翻了出来，你说饿得咋着啊，不训她嘛。问她鸡蛋是你偷的不，她一把夺过来连鸡蛋皮都吃了，她咔嚓咔嚓就吃了，饿的这么样，逼得她就大胆的到处去偷。她去抬开这家的门，又去抬那家的门，吓到人家的孩子就在那里嗷嗷的哭。人们都赶出去干活的，把孩子锁着家里，围在家里，吓的孩子哭，一会功夫上人家里搬出来，好像还有点麦，放着好几个鸡蛋，弄人家的蓝布衫盖着，不弄出来她来训她嘛，看见鸡蛋就唔得一下舔在嘴里，连鸡蛋皮都吃了，人们都训她，这是金陵家，就是我铡草的那天。我说她啊，就光这里偷那里偷的，就是偷疯了，偷傻了。那个时候就把人饿傻了，啥也知不道了。

**长顺他姐也饿傻了**

长顺他姐放着一点麦子，她爹叫不作声，当时她傻的在锅里炒麦子。我说那时候他爹面子都咽不进去了，还给他爹嘴里添了一堆麦子，你寻思寻思她这不是饿傻了嘛。她说俺寻思俺爹饥困饿的，家里还有一把麦子抄抄给他吃了，添在他嘴里。她说俺傻的有点麦子，俺还搁点榆面。我说他都快死了，你还搁榆面做啥，放上点榆面，就这么泄泄咧咧的，一调起来和口水一样，她还往嘴里喂（他爹）。那个时候就是饿傻了，就是啥也知不道，也知不道害怕了。

**村里的粮食都还外债**

秋后村里也有点地瓜干，都不让碰，不让碰不让摸，还外债。那个时候说还外债，那不是说打仗打的国家穷了，说是国家还，村里不敢碰，都不让吃。每个村谁吹得欢谁就是好官，不表扬嘛。跟现在似的俺一亩地打多少出多少，有多少钱，有事实行啊，可没有事实。当时人们吹的都挨训，挨耪（骂）。你说地里收这么一点，老百姓能淌多么点粮食，干嘛给国家换外债弄出去。

听你西堂爷爷说，一个村成天往外倒蹬地瓜干。那个时候你四爷爷家的东屋存了点，还有老舀子南屋也存了点，轱辘三爷爷家还有点，那时候的屋都净点点（很小），你别看一屋地瓜干，其实是一点。三嫂的西屋里存了点地瓜干，不是每个主的搁，找宽敞的地方，都每处搁，没有仓库又没啥的，就这么样把人们饿的，都不分。那就是吹呼的，你吹那么多人家国家不和你要嘛，那时候兴上公粮啥的。

**过了年挨饿去地里找坏地瓜吃**

过了年扒拉不生吃坏地瓜嘛，去找坏地瓜母子，找棉花羽，棉花羽拾点柴火弹弹搓搓，吃那个种子，上碾上压的，掺上那个坏地瓜，拾得地瓜不是那么干净，不拉拉的有嘛。队里晒地瓜干去队里晒了，他和户里的人那么干净嘛，就扔在地里，不念光吃坏地瓜干，他扔的匀活嘛，到地里搂搂都是坏地瓜片子，第二年人们饿得都低着头去找那个呢，好嘛树上的芽芽一出来就啃着吃了嘛，就是这么呼咙的。

**最难吃的臭出芽、麦苗、青阳树叶子**

吃的最难吃的，操他娘，过了年你说哪个最难吃。那个棒子瓤能点水还咽进去里。看着那个麦子苗正绿，你看这个老么好，咔嚓咔嚓。呵，你说那个凉里又甜么嗦里啊，就是好赖咽不进去，一闻到这个味就恶心。

再就是到发芽的时候那个臭出芽（香椿芽），看着老么好，成天泡，泡了以后弄出来咔嚓了咔嚓。哎呦，那个味，不用说吃了，还不如那个棒子瓤，那个冥冥眼还能咽下去。这个就是刺着喉咙眼，嚼不出啥味来，一凑过去就恶心，一凑过去就恶心，那个东西最难吃了。

还有一种东西青阳树叶子，看着这么耷拉着争绿和榆钱树一样，我看着这个东西还老么好，掰了家来，扒拉扒拉咔嚓了咔嚓，那个东西一不能咽。反正不能咽不吐就咽进一点，可是不好吃。那个地瓜叶咔嚓就是个药味，那好赖的还能咽进点去，就是这三种东西。

那个杨槐叶也能吃，再就是那个蒿子，过了年看着蒿子这么高老么好，其实我还没吃，那个东西我没吃，当时我闻了那个味恶心，和那个大蒿子这么高。那个是老慧干伯，现在他死了。以前他和那个贺伯伯，他在那里种院，院后边长了这么一片蒿子，贴着那个屋子。他还说别和别人说啊，咱这的蒿子这么好，咱别说，咱爽采点回家吃，那蒿子吃了不行，有毒，他吃了脸、身上浑身肿破。哎呀，肿的那个样。那一回他差点毒死，都是吃那个蒿子吃的。再就是那个大蓖麻，你奶奶那一年，她不知道从谁家压的，吃了就疯了，那个不能吃，吃了疯，毒人。

**麦子苗、臭出芽、树皮的吃法**

那个麦子苗，家来，咔嚓，搁上开水咔嚓，这么切了切，洗了洗，我看着这个麦子苗切的净细细，扒拉到到肚子里可能撑空啊，这么好，争绿，这么吃了一回，恶心，咱吃不上来。你说是甜嘛，也不是甜，反正凉凉的不是个味。那个臭香椿芽掰了家来，也是扒拉扒拉泡了泡，还泡了两三天，那个味就是没不了啊，就闻到就恶心，就是不能上嘴上搁，一搁就咯这么着，往外反蹬，这是那个臭出芽。

其实槐树叶、柳叶就吃来，这个不碍事。那个柳叶泡泡就是苦涩涩的，这个不难吃，最难吃的就是臭出芽和麦子苗，这是咱的口头，咱知不道别人咋着。

吃树皮，才上来吃老皮，吃嫩的，到末了吃老的，连老的也没有了，连老皮外边的皮也不扔了，就这么糊糊，糊成饼子，搁在锅里煲煲吃，那个我也咽进去，到以后树根都刨出来不舍得扔，劈下来，那个时候都吃，那几年都没有榆树。那不知道在哪里，让学生弄来点种子，就这么种的，种了点榆树，以前都没有榆树了。

**榆树做成饼子吃**

榆树和榆皮不是粘嘛，就这么糊糊，你寻思还糊的老么好吗，一糊就搁在锅里煲煲。到以后分这么点粮食，个人分这么点地瓜，掺和点粮食。那个榆皮粘，发粘的，掺点啥东西也粘，你要是搁点面子还能弄成堆，要是熬成粘粥来，就像口水似的楞（很）长。外边那一层不是发黑嘛，都是沫沫子，才上来就掺和着吃那个，掺和着粮食和地瓜干，吃这个，不是一年也多少的分点不，就是不够啊，好嘛一年才吃两百斤粮食，你说小平能到哪里，不和吃眼药似的嘛，就是掺和上点。

**吃食堂偷木头烧火**

到秋后队里没有柴火了，吃食堂烧柴火，也是户上倒了屋，捣鼓木头。到以后把柴火烧没了，吃食堂也吃不起了，国家来了点粮食就分一点，个人去烧，那个食堂就开不起了，光捡柴火上哪里弄那些柴火。那时候都放倒屋塌，偷木头。那不是俺家北屋的木头也被偷了，都是林条（木头）被拉了去。能劈斧劈，到真饿了人们劈树也劈不动了。

**饿死人不说，为了能打粮食**

这是多少年了，洪恩她二伯的娘死了，捂在了炕上好几天。那时候俺是一天五个蛋蛋，老年人一天三个小窝头，一顿个半。啥呢，他娘死了，他说别说啊别说啊，还可以多打两顿窝头。那时候饿得也没有了爹，也没有了娘，啥都没有，谁也不认得谁啊。那个李朝干村的春山，他那个娘们傻点，死了搁在门后头老长时间，死了不说，为了打她那点干粮，那时候人们也知不道小胆（害怕）。